



## 一院烟火漫乡间

□ 鲁珉

低矮的灌木,等长到齐腰高时,再修剪成一面“墙”,算是宣示树墙内都是自己的地盘。现在,乡间几乎所有的院坝子都是水泥地面了。

有些人家,顺着院坝子边沿栽一些果树,比如桃树、杏子树、樱桃树、核桃树。这些树不仅可以在果子成熟时摘了吃,夏天还可以在树下乘凉。每天的清晨,各种小鸟叽叽喳喳从这棵树上飞到那棵树上,接着便是蝉一声高一声低地叫着,给盛夏的乡间小院平添了许多的热闹。

我家老屋的院坝子里也栽种了几排树,大小小有十几棵。最高的是一棵柿树,矮的是桃树和桔子树。小时候树下的地是泥土和小碎石,后来用大石板一块连着一块铺上,即使是下雨天,走在上面也不会有泥巴了。

院坝子靠左那一排老树下的青灰色石磨早已不用了,被当作石桌在用。夏天的时候,每当忙完农活,父亲母亲还有乡邻们都喜欢在石磨旁纳凉拉家常,喝着自产的茶,抽着纸烟,或用那种长长烟袋,使劲地吸着劲大的

钱,就会拼命地骑车干活。他们的说话声音很大,笑容也很灿烂,让我在五层楼的阳台上也能受到感染。或许他们并不知道,更不曾想到,在他们头顶的阳台上,有我这个忠实听众。而他们也让我感到熟悉,感觉亲切。

尽管还是初夏时节,气温却居高不下,置身户外,如洗桑拿。悠闲的人们躲在室内,把空调设置在适宜的温度,机械的冷风吹送着,安然自若地忘了季节。而这些勤劳的三轮车夫,却无所遮挡地站在蓝天下,用力地蹬着三轮车,载着一个个客人到达目的地。他们毫无怨言,只有信念,汗水从脸颊上流下,只用那粗糙的双手用力一抹,又继续前行。

三轮车夫可能累了,和客人打了声招呼,拿出一个大杯子,拧开盖,仰头就喝,全然没有小口品茶的悠闲,唯有一副牛饮鲸吸的豪壮。喝完一口,用手擦一下干裂的嘴巴,再继续喝一口,“咕嘟咕嘟”地很快喝完了杯子

自制烟草。

那石磨旁也是看书的好地方。头上的树擎起的绿荫,阳光透过树叶铜钱般地洒在地上,随风飘动,间或有树上的花核掉在头上或书上,再轻飘飘地弹落到石磨上,惹得蹲在旁边的小黄狗盯着你半天不动。

晴朗的早晨,燕子在映着蓝天的水田上飞着,麻雀也会来凑个热闹,追着低飞的燕子叽叽喳喳地叫着。有时燕子不想走远,就在老屋檐下做个窝。

那蝉不仅从早上一直鸣叫到黄昏,有时夜晚也还在叫个不停。在房顶炊烟的乡间陪伴下,一阵低一阵高,时而合唱,时而又悄无声息,演奏着一首盛夏的乐曲,给宁静乡间的夏天,带来些许生气。或许,乡间的烟火味,也有蝉的一分子。

每当燕飞蝉鸣时,那老屋便充满着别样的烟火味,辉映着乡间静恬的生活。只是现在,虽然老屋的天井早已不在,但屋前的院坝子还在,房顶的烟囱还在,农家的烟火也依然在。每当清晨的炊烟升起,一院的烟火味也就有了。

里的水。随后,他继续蹬车,笑容满面地前行,完全忘记了刚刚的疲累。汗水又一滴一滴地流下,顺着他的胳膊和脸颊流下来,直至滴到了地上。

另一个三轮车夫哼起了流行歌曲,脸烤得黑红,嘴唇干裂成一道道缝儿,汗水不断地流成条条小河,顺着他们黝黑的脊背往下滑落。他边骑车边拿出一条毛巾,胡乱地在脸上和身上乱擦了几把,而蹬车的双脚并不停止。

多想上前给他们送一杯冰镇饮料,或者请他们吹一下风扇,可就算我过去他们也是不肯的。他们有自己的信念,却没有一丝的怨言。从他们的爽朗的笑声中,我也听出了他们是最快乐的人,每每到达一个目的地,客人们拿出他们的辛苦钱,接钱的那一瞬间,他们是最开心的,他们的努力付出始终会得到回报。

看着三轮车夫一个个从眼前消失渐远,我再也不会埋怨照顾病中的母亲有多么辛苦。

## 头发上的舞蹈

□ 田雪梅



“风扬起纷飞的长发,我是你骤雨中的百合花。”每当读到舒婷的这句诗,儿时有关头发的丝丝缕缕,瞬间漫过时光风尘,汹涌而来,灼灼生花。

记忆中,母亲十分爱美,她总把自己和家人收拾得妥妥帖帖。母亲有头浓密的长发,因为忙里忙外,为了方便,她的头发始终挽个髻。散开便像一道瀑布倾泻下来。母亲的头发没有用过一次洗发水,她用胡麻熬水来洗,头发乌黑发亮。

我在伙伴们面前,以母亲的那头漂亮的长发为傲,尽管他们从未见过我母亲头发散下来的样子。他们见过的我母亲,是头上包块彩色的头巾,那块正方形的头巾,一角向里折进去,两个角可以向下挽,也可向上挽。母亲常把两个角向上挽个花样,乍一看,像发髻上的装饰。我常想它是只落在母亲头上的蝴蝶在跳舞,是朵美丽的花在冥想。

后来,家里发生了变故,父亲和母亲一下子老了好几岁,家里的存粮全卖了,又借了很多钱,还是没凑够,父亲去了煤窑打工,母亲独自一人忙着地里家里的活。她的头发好多天顾不上梳一次,就那样团个发髻。

一天放学后,我走进院子,看到院子里头发变得极短的母亲,“哇”地一声哭了起来。原来,一个收头发的小贩,看上了母亲的一头秀发,

说剪得越多越好,能卖个好价钱。一剪刀下去,一把秀发在小贩的手里,母亲的头发成了狗啃式,要多难看有多难看,好多天,母亲没有照过一次镜子,头巾的两角紧紧地向下挽在脖子里,而秀发换来的钱变成了我的学费。

我的头发稀少还发黄,于是母亲把她的“护发经”用在了我的头发上。她不管多忙,总花一点功夫给我梳头发。有时梳两个小辫,我一走,小辫甩来甩去,雀跃着,我的心情也跟着小辫子雀跃起来。有时母亲把两个小辫绕成两个骨朵,我用手摸摸,那两个“花骨朵”含苞待放。当别的小女孩头上别着漂亮的蝴蝶结时,母亲用家里的红绸剪成条状,扎在我的发髻上,挽成各种好看的花形。我走到哪儿,同学们的目光都一路追随。

母亲的独有“洗发水”使我的头发直溜柔顺黑亮。当我走进师范校园时,普通的着装,普通的长相,唯有那头长长的直发,松松散散、自自然然、轻轻柔柔地披在身后,增添了我在花季的美,让我变得更加自信。

“如果能拥有那样的一低头一转身就会轻柔地舞蹈起来的长发,再平凡的女子也会变得不凡……”缘于母亲,我的长发情结一直没变。多年来,我一直留着及腰长发,因那是一份情怀,是一种追忆。

## 三轮车夫

□ 马健



母亲生病住院,我在医院照顾。傍晚时分,在病房的阳台上驻足,忽然听到一阵“叮铃铃”的车铃声和爽朗的笑声。低头望去,楼下的房子拐角处,几个皮肤晒得黝黑的三轮车夫在载客。

他们并排骑着车,却不忘谈笑风生。话题天南海北,畅所欲言,或是现在的国家政策,或是张家孩子的学习成绩,或是今天赚的钱够买上一壶酒几斤肉等等。他们是极易满足的,只要有生意,能够赚



倦鸟归林 孙明连/绘